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霞川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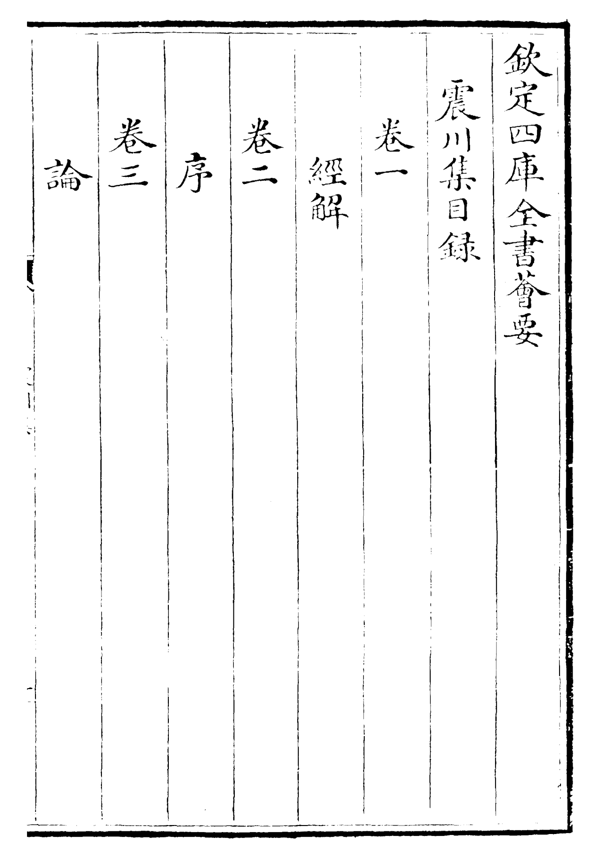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製讀歸有光易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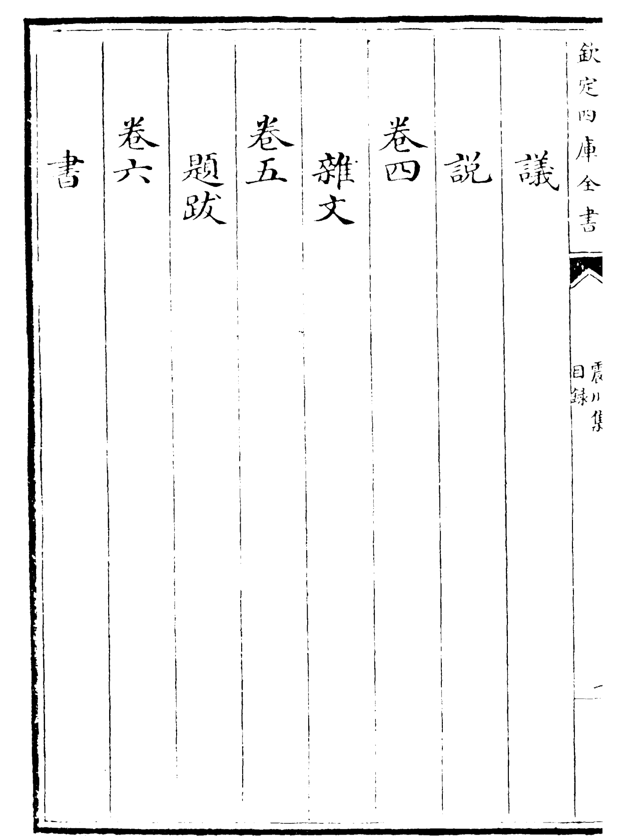
有光以為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有光不云乎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後之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納甲飛伏卜數隻偶之類以易言既如是則伏羲之卦何嘗不具圖之義第不可以圖謂足盡卦之理可耳余謂易以傳天道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則可知易亦不變或曰交易變易正所謂變安得謂不變曰亦觀之天而已四時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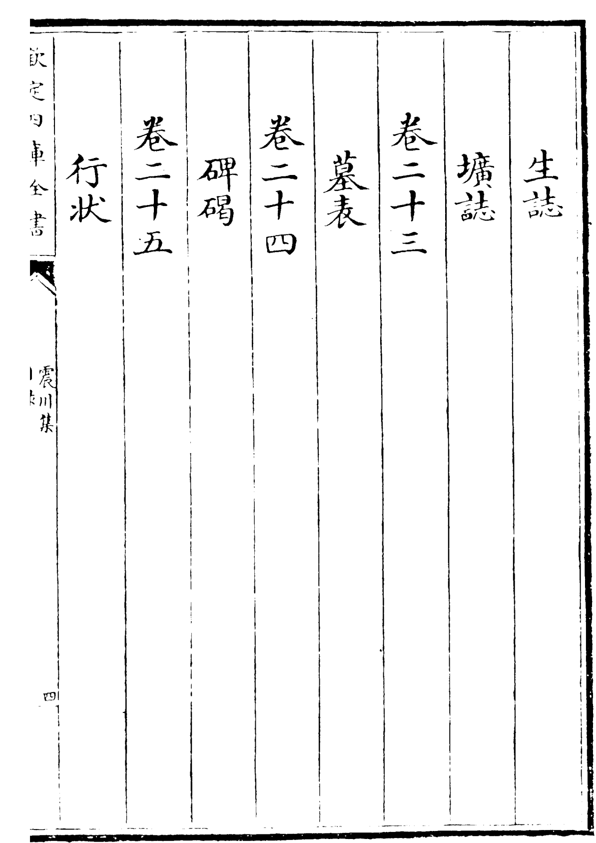
百物生焉一日而周三百六十五度其至變之中不變者存焉道如是易亦如是又誰能為圖以概之有先益有見於圖之局但語焉而未詳耳朱子恐人求易於虛無神奇而反失實理故定為卜筮之書而每卦每爻皆注之以占之者云云審如是則江西持筒賣卜者皆可以言易矣其然豈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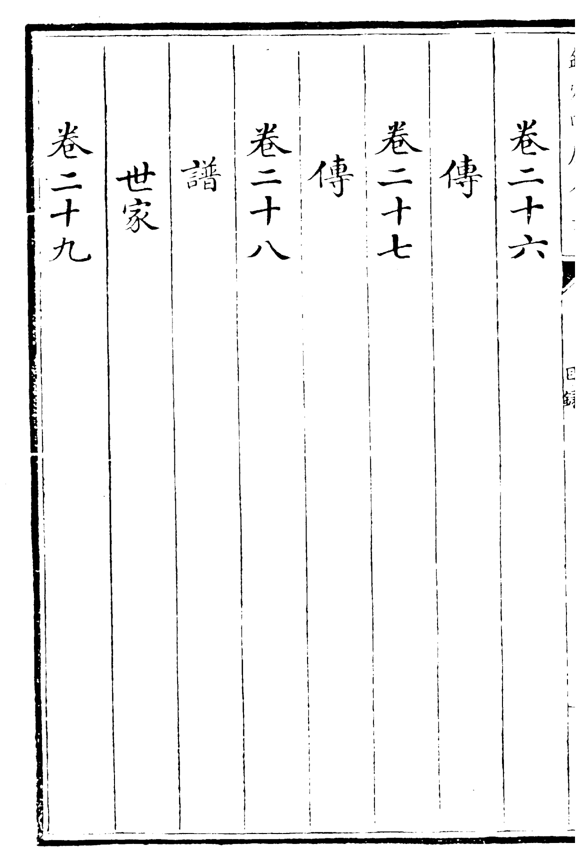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震川集目録







銘

頌

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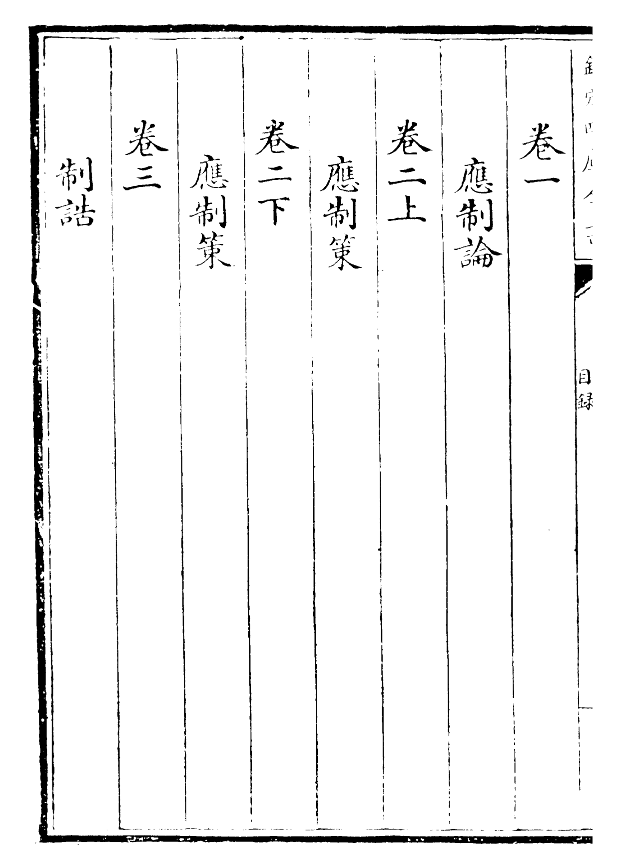
卷三十

祭文

哀誄

詞

别集



古今詩

臣等謹案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明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寺丞是編為其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別集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初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剟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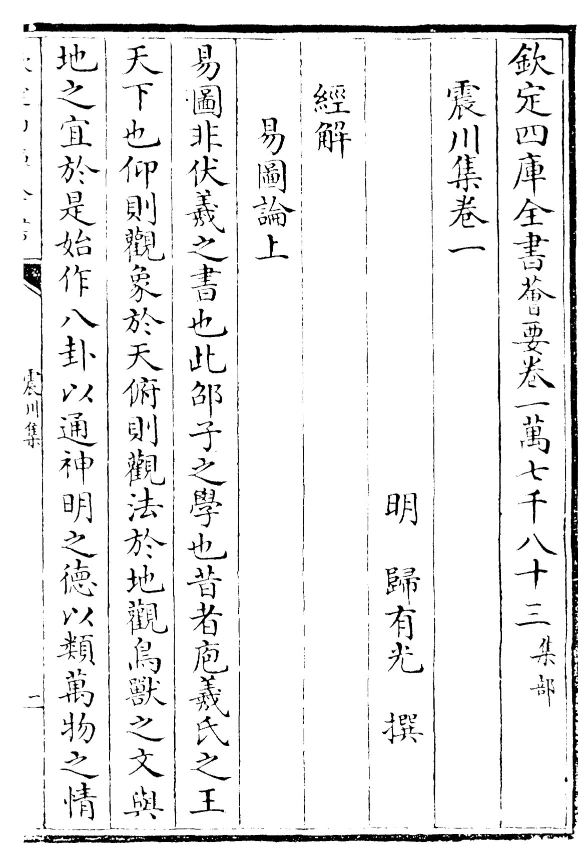
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穀然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為庸妄巨子世貞初亦牴牾迨于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題有光遺像賛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蓋所持者正雖以世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来學者知由韓栁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不但

以制藝雄一代也文集舊本有二一為其族
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為常熟本一為其子
子祜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為崑山本去取
多不同而常熟本尤為舛漏莊以家藏鈔本
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為全集刻於
國朝康熙辛亥未竣而莊歿其孫玠為續成之
莊嘗極言舊刻本之譌誤斥不遺餘力然攷
汪琬堯峰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

改竄之非至著為歸文辨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為盡善也然舊本文多漏畧得莊掇拾散佚差為完備既别無善本今亦從而錄之有光詩格殊不見長汪琬乃為作箋註王士禎頗以為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衆論不與即格不行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八十三　集部

震川集卷一

明　歸有光　撰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茍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隂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

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横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

之圜圖於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葢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横以為圜又填圜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横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圜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

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入於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賛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

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横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

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為伏羲文王之别哉雖圖與傳無乖剌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

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八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尅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横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

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䇲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

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

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作易凡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賛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

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兑弓和矢同寳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

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覲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

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之二十

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於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於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㝠㝠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

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説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説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説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説關朗之説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説洛書之數縱横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

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汩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

在吾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

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叙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乂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

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違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

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禀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乂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

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譴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

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夭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

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為彛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

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

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傲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

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於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

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於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官

使蓋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禄使之好於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

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强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

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彊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感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

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行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

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於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為雨乂之必為暘哲之必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

為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為雨僭之必為暘豫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

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於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於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

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

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説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

子言有取焉已

尚書敘録

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録忻然以為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巳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

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令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别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别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絶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壓壓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

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録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

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
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
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
標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
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
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

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江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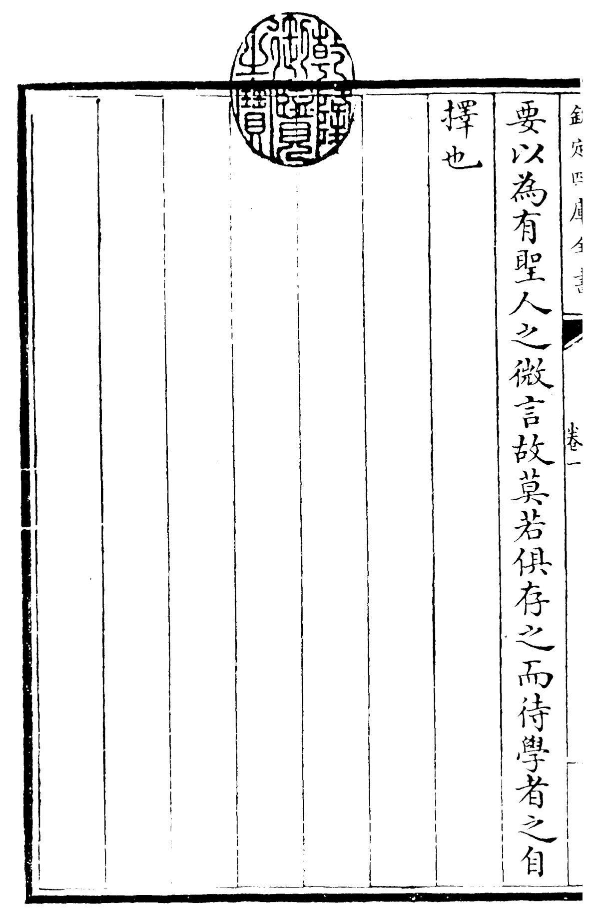
孝經叙録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顔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絶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𤰞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别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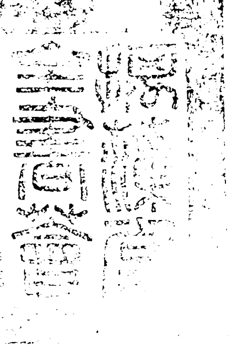
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指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

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温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訊今文為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

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



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史光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霞川集卷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八十四 集部

震川集卷二

明 歸有光 撰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茍得一

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

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

之别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令為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為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座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偽為頭陀持波嗢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偽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

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即位詔
舉遺逸公復為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
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
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
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
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
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
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

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為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為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搤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追敬

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横亂政

而上常御豹房輕騎婿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今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為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

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禄鼇所述行狀中公殁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為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藳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

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為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為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

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為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囹圄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

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鋪藥之其後獲真盜而誣引者皆出北寇郎搢松犯邉獲其兄子郎尚加秃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人薦都督馬永任邉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恵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

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為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略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為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為南都吏曹歴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娯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為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婞婀雷同無所可否為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歴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

行矣當强仕之年進位牧伯為外臺之極品亦不為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為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為文名之曰疣贅録予得而論序之以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為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

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為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王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為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為文不史記若也王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强者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為西子之矉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為史記則能史記

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煒煒爾洋洋爾纚纚爾别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於楚其才豈異於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為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無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

史記耶夫苟能如王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来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

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
予盆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
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謁予為序葢
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
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
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
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
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明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

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来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為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

容止閒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讀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恠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

之所以為恨而羡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鶡冠者尤喜論易尚書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為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為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日執戟持槖殿陛下以所見播為歌詩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以天

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為恨而楚望可謂
遭遇矣楚望嘗學詔獄當是時諸臣以言事忤旨及他
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哀蓋不肯迎承時意
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
也楚望汲汲為國保全善類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
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叙而歸之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
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為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

錦衣勲衛指金張許史之遊而其望閑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畧之因題其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以其所為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强健時獨行道中入至山櫳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與之所寄

徒獨在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靡曼淫艷之為工而不知其所為假一生以為之徒為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惆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能明古今人情無不

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爲詩者出於情而已矣[illegible]谷知詩
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士世路艱危之跡
見於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
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
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
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

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己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内學者絶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於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

利欲之外余故為序所以為草庭之意而其為詩者葢不必論也

經序録序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甞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録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

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絶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

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人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

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别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名洛二誥之疎脱非朱子

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奥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吴澄黄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説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唾笑以通經學古為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為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秘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黄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

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

在否與司馬温公所稱孫之翰事絶類之翰之書得公

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

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

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為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

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䕶落無

成恐遂汩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

官方在黄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

官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為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為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于刑之中而已

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
修德講學始以仁為教然至於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
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
克己復禮為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
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
其學者獨教其為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
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
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

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以進取之徒亦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為論尤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為聖人之所棄而鄉原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然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原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茍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皆非君子之所貴哉若孤不偕務光伯夷叔齊貧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

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俶詭異常之事而不為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别有孝友傳大抵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為剽摘而彙别之凡為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録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為序之云爾

汉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厓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為塢而山惟黄山為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為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

為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汉口其顯者為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為嶶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為汉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丘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汉口一鄉汝玉之能為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

世其可少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既見延之上坐定為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冀龔君一晤莫能得龔君偶

過之至馳柬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歌見慰余歎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令秀才如龔君絶少往來者皆聞余言不誣也兹余從事中秘龔君寓書勉余以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葢皆風教所闕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

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略述龔君夙昔而為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為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為西山李氏代為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盈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為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

學敦行古道為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為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既為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為法以合族而糾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為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為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宗余以為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

而無榦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於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間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為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

稽考漢司馬子長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絶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為不逺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述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

華亭蔡用卿始為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絶不肯有所附會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為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

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為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為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

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於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為生涣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於有司而譜牒特盛

迄於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巷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

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為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為也為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為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夫天地之氣茂

隆鬱積薰為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之初即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

生於豐鎬詒燕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子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禄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欝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名遺老褒奬直言思進多士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内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

轃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葢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為奇耳夫浙古會稽鄞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為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為禮科給事中恭遇册天尊祖

大慶昧死奏言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
遠邪佞諸事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
士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讎謫徙之過迨至末年詔
吏部名臣還會龍馭上賓聖天子即位臣起為南京通
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
卿臣既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
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
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

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
有存者力為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
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
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天下
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陛
下嗣萬年無疆之歷運際中興二三年来嶺海陸梁妖
氛曠息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
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為大正正于羣僕侍御

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於有司之事無
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陛下之寵禄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珊客於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謁
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
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

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為宫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瑶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騄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瑶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

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為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瑶池之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崐崘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内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来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

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於甘泉栢梁蜚廉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侯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

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令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縣進士出宰崐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名門人陳九德為陟

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悉為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方其上下岡屺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詩曰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

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為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於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凡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為政之本如此云

綵衣春讌圖序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略取陸梁皆以為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為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雒齊魯古稱冀為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為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

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國家威靈軼於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産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為名臣吾於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娱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乂自計明年當

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沓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為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灩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為太僕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為聲而

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為隆慶二年余自吴與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天子新即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為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為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蓋自以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為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為繕部亦如先生之

官而太夫人為宜人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為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為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之且成鉅裒矣先生在太僕為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為易然為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勑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為之序者蓋以向隅

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為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冡在焉意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来上下數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為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芳也以是益信其為君子間出其所為時義若干首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為第一人及試南宮即此文也乃數詘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矣而其命運之窮達

蚤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政天曹而予為令鄞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為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為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考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頗學二三家著於篇

尚書别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無閒室晝居於内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於母即讀尚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於録意到即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兔起鶻落時也無暇為文章留之箱笥以備温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以比擬號曰别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

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得其神乃有意於以神求之云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即還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汨沒會得長興令忻然有山水之思臨行檢所為文稿以塵坌叢沓之中率爾酬應多有可醜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傅司空公命曾郎中取去

一卷今輯為四卷其為人持去不存者尚多名之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夘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純駁不一然塲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每見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呫呫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雖辯

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焉有中第者有為顯官者有為諸生者有甚不肖如予者而不為區别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脊生書

羣居課試録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於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廛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於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

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已也於是定為句試法試畢録其言之雅馴者蓋勸勉之意寓於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間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亦予録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

生而無名君子以為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於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於竹章甫允懷于茲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既為說以勉之而没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於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為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為人滑稽與伶人伍衣裳偏倚步

履邪施忽去忽来見者咸輕之章甫於予祖母為從孫
於予室人為姑舅之子内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
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為扶轎徐徐行面
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為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
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既没匍匐營喪事者踰月
予畸窮困頓為世所棄死喪之戚煢煢無倚青燈孤影
獨章甫款語其旁章甫篤於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
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於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

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況予親得之童甫此烏得而無言也

震川集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史光陽